

鑿官玄稿卷之二

鹿門山人

述著

望元泰

輯校

擬古

得効

由鼻祖自換而遷于南豐。高祖雲仙遊學東京。遇童奉
二十五世孫京。授以太方脉。還家而鑿道日行。伯祖子
美。復傳婦人正骨金鋸等科。太父碧崖。得小方科於周
氏。陌熙載。進學眼科。及療瘰疾。至僕再參究腫咽喉口
齒等科。及儲積古方。并近代名鑿諸方。由高祖至僕。凡

五世其隨試隨效。然而方書浩若滄海。卒有所索。目不能周。乃於天曆初元。以十三科名目。依按古方。叅之家傳。昕夕不怠。刻苦凡十稔。編次甫成。爲十有九卷。名曰世鑒得効方。首論脉病證治。次由大方脉雜鑒科。以發端。至瘡腫科而終。編分門析類。一開卷間。綱舉而目張。由博以見約。固非敢求異於昔人。直不過欲便於觀覽云耳。

造齋危先生。世鑒得効方。蓋以其先世秘傳。及至于今。凡治療所經驗者。倣聖濟總錄十三科之目。類而編之。計十二帙。進之本道官鑒提舉司。司上之大醫院。得加

稱賞。付所屬俾刊而傳焉。先生家世江西之南豐。授本
州醫學教授。故用心亦勤矣。歲在壬午。先生過予書林。
因得北面師之。且以全帙見授。嗟乎。千方易得。一効難
求。觀乎此方。則知先生家得其傳。世守其學。用無不驗。
疾無不愈。以得効名方。迨猶影響之於形聲也。活人陰
德。其有涯哉。予亦安敢私有。故令工綉梓以廣其傳。庶
乎先生惠濟之心。得見於當世。嘉興民生同躋壽域。不
亦宜乎。

陳志序

論曰。醫不三世。不服其藥。危亦甚。高祖遇董奉。二十五
世孫裔而傳方術。至五世皆能爲醫。業術益精。仍輯鳩

古方經驗家傳試効著此書。其分十三科者。蓋倣聖濟總錄云。亦林者。元鑿巨擘。陳志所謂千方易得一効難求。知言哉。嗚乎。如亦林者。可謂九折肱也。

附餘

永類鈴方。李廼季仲南所著。熊宗立云。李仲南號栖碧隱士。元延祐中人。深爲醫繫。作錫類鈴方。今曰永類云。云余視其書。運氣附會傷寒。其迂可知矣。因此觀之。如栖季者。可謂我以下之人哉。

要決

本朝太醫院使戴原禮得神農品嘗之性。究軒岐問答。

之旨。明伊尹湯液之法。察叔和診視之微。啓仲景東垣
補瀉之秘。故凡療疾。加減用藥。取效如神。雖古之扁鵲
華佗。不是過矣。况其際遇明時。遭逢聖主。位總醫流。名
揚四海。有正誼。不謀利。明道不計功之心。惟以活人爲
念。掌著證治要決。類方二冊。藏之篋笥。甚爲秘惜。惟霸
隱。住持永樂寺僧。續西緒者。極與爲方外契交。間掌獲
觀愛。而錄之。珍藏什襲。正統辛酉。監察御史陳君嶷。巡
撫浙江。至寧波之慈溪。道經永樂。西緒以御史之先大
夫。掌丞其邑。迄今頌其德政。由是情意懽洽。出其秘藏
醫書見示。陳君遍閱。不能釋手。味其論斷。出新意於法

度之中。推測病源。著奇見於理趣之極。觀其隨病加減之妙。不特藥之咸精。抑亦治療之有據。誠鑿門之規矩準繩也。後之欲爲方圓平直者。可不於是而取則焉。今陳君得之。如獲至寶。亟欲鋟梓。廣布流傳。徵予爲序。著其所得之由。其與人爲善之意。利人濟物之心。何其至哉。予惟陳君簪纓世裔。積德行善。凡有可利於人者。靡不盡心。昆陵胡榮序

戴思恭字原禮。以字行。婺州浦江人也。家世儒業。究心鑿術。而志在澤物。少隨父堉。徒步至烏傷。從朱丹溪先生游。先生見其穎悟絕倫。乃盡授其術。原禮以之治療。

諸病。逞逞奇驗。當時游丹溪之門者。弟子頗多。惟原禮父子最得其傳。父蚤卒。原禮盛行于浙之東西。晚年遭際聖明。以名醫被徵。爲御醫。積官至太醫院使。宋學士景濂有文贈之。亟稱其醫術之妙。非一時諸人可及。平生著述不多見。僅有訂正丹溪先生金匱鈎玄三卷。間以己意附著其後。又有證治要決。證治類方。類證用藥。總若干卷。皆隱括丹溪之書而爲之。君子以爲無愧師門云。

李濂醫史下同

學貴淵源。道須傳授。是故師心自是者。術必疎。宗非其人者。業斯謬。矧醫之爲道也。以人命死生爲寄。而可以

苟簡草率爲哉。原禮之學得諸朱震亭彥脩。而彥脩之學得諸武林羅太無。羅太無得諸荆山浮圖氏。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真之門人也。守真之學實得之於內經寥寥千百年。而錢仲陽氏首發其秘。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。丹溪崛起大江之南。又統會而斟酌之。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。篤志精思。百發百中。是故聲聞四馬。大顯其術于本朝。嗟然爲名。豎稱首。余竊惜其著述鮮少。恐無聞于後世。輒採摭遺事以爲傳。俾方來有攷焉。

或問曰。和劑局方。丹溪發揮辨之詳矣。戴原禮乃丹溪

高第。今觀其所著證治要決。方論皆祖局方何也。余曰。局方亦何負於人哉。前後活人不知其幾。丹溪但辨其用藥者誤耳。非方之罪也。血虛證不冝用香燥之劑。痿痺證不可混作風治。亦何掌屏棄之乎。今人遂以局方例不可用。或者有宜北不冝南之說。殊不知內經治寒以熱。治熱以寒。微者逆之。甚者從之。權變得冝。消息以爲治。安可限以南北之介。而無寒熱之異哉。原禮蓋得丹溪之心法者。其有取於局方。非苟然也。續鑿說下同

近世方書。惟戴原禮證治要決。議論切當。有益後學。但其間有云。諸血藥中。半夏陳皮自不可少。余竊疑之。半

夏性燥。功能去濕建脾。古人發渴者。尤且禁用。恐其性燥。損耗血分耳。惟氣證發渴者。不在此例。當時原禮必因好酒之人。胃氣濕熱。而致吐血者。用之則宜。若云諸血藥中。自不可少。恐非原禮之言。或門人誤記之耳。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脩。既盡其術。來吳中爲木客。吳人以病謁者。每制一方。率銀若干耳。仲光時爲儒。未知鑿也。慕而謁焉。因咨學鑿之道。原禮曰。熟讀素問耳。仲光歸而習之。三年。原禮復來見仲光。談論大駭。以爲不如。恐壞其技。於是登堂拜母。以定交。時仲光雖得紙上語。未能用。藥原禮有彥脩鑿案十卷。祕不肯授。仲光仲

光私窺之。知其藏處。俟其出也。徑取之。歸原。禮還而失。鑿案悔甚。嘆曰。惜哉。吾不能終爲此惠也。於是仲光之鑿名吳下。

證治要決。傷食門有云。人之飲食。下咽而入肝。由肝而入脾。由脾而入胃。因食所傷。肝食不理。故痰涎壅塞。如中風狀。有半身不遂者。肝主筋故也。治以風藥。則誤矣。余謂此論甚正。但云食下咽而先入肝。次入脾。再次入胃之語。未免有疑。按存中筆談云。凡人之有咽。有喉。二者而已。咽則納飲食。喉則通氣。咽則下入胃。腕次入胃。又次入腸。又次入大小腸。喉則下通五藏。出入息五藏。

之氣呼吸正如治家之鼓鞀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
腸胃何嘗能至五藏凡人之肌骨五藏腸胃雖各別其
入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即入大小腸
矣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以氣味致彼爾物
質豈能至彼哉余因未諳前說而書此以證之或原禮
別有一說也

續
醫

戴原禮云人之飲食下咽而入肝由肝而入脾由脾而
入胃因食所傷肝氣不理故痰涎壅塞若中風然亦有
半身不遂者肝主筋故也治以風藥則誤矣按後庵名
醫也飲食下咽而先入肝於理難通其必有謂矣姑存

之以俟問。

證治準繩

論曰。世皆謂原禮爲彥脩。予子宋景濂王汝玉李濂之輩亦皆數數爲然者何也。余獨疑之。夫戴思恭於鑿術方論端正其運用之妙。殆非後醫所及。髣髴有古名鑿之風。要決者皆出于傷寒金匱千金外臺肘后百一御藥瑞竹小品易簡等。蓋古方之選也。况其所自經驗試効而提要鉤玄。如彥脩者乃不然。見局方如土艾原禮者乃如荊壁。彥脩者治今病用新方。原禮者以古方治今病。彥脩善爲臆說。原禮務隨古訓。其相反若斯。豈得爲予子乎。嗚乎。世人之言冤哉。吾爲原禮耻之。縱令當

時實有然青藍宏才不可同日而論也。或人之問不宜
乎。俞弁之答似顧言他者。或亦難其不言脉。而余謂此
與許胤宗同其趣者乎。亦當有深意。其如飲食入肝。說
俞弁王字泰以爲恐有謂。余著小史誤議此事。駟不及
舌。今更噬臍也。且血藥中不可闕半夏。陳皮言此乃血
病用氣藥。氣病用血藥。亦無足怪者。仲光竊案去。固非
是。原禮家之長物。亦不如舊青氈而已。只李瀛言。原禮
爲名鑿稱首。可謂卓見哉。特胡榮所序可取也。其餘者
皆膚淺之言。不知原禮者所言。而非獨不知原禮耳。又
不知彥脩者可笑哉。嗚乎。王字泰能識原禮。然得其皮膚

而已。未知至骨髓也。可惜哉。

鍼刺

資生經

資生經者。合明堂銅人千金外臺而一之。大監王公所編次。擇精語。詳鍼灸之法。皆聚此書矣。聞之故老。謂澧學舊有公本。火于淳祐乙巳。後不復見。至元壬辰。余得善本于維揚。即欲刻諸荊泮。與衛生之家共之。會授代。不果。大德丙午。白其事于憲。簽汶上國先生。一見大喜。即召匠計直。命平代等處軍民長官。謝琰鑿學正覃南榮。澧陽縣典史唐益秀。協力相成其事。教導戴夢高。專

任按讎之責。越十月書成。余謹按扁鵲華佗及孫思邈
方論藥餌鍼灸。未嘗偏廢。後世鑒士。舉一廢一。而號爲
專門。鍼灸者。亦皆未得胸穴之正。舊有年壯病勞極者。
膏肓兩穴。更數鑿不效。後得此書。按圖取穴。一灸即愈。
其間阿是穴法之說。禁穴許灸三壯之說。亦皆累試累
效。近年有爲狃獮所傷者。亦嘗依經灸活三人。是書之
有益於世多矣。今旣板行一路。流布四方。其所全活。庸
有旣乎。國先生按行屬部。究心民瘼。痒疴疾痛。舉切諸
身。今板行是書。亦濟人利物之一端。而余之本心。亦於
是而獲遂矣。故喜而爲之序。

蒲登
辰序

銅人明堂。黃帝岐伯鬼臾區留以活天下。後世自隔瞻
透膚之妙。無傳。乃謂是能絕筋脉傷血肉。至望而畏之。
有疾則斗心於庸醫百藥之俱試。不知病在巔者必灸
風池風府。非桂枝輩所能攻。病在膺者必灸刺魂門。雖
枳實輩不能下。遂至於束手無策。豈不哀哉。近世朱肱
龐安常俱爲箴法。許知可亦謂病當以刺愈。三衢鄒握
虎以治法爲歌詩。該括行古聖賢活人之意。賴以復傳。
今東嘉王叔權又取三百六十穴背面巔末行八類別
以穴對病。凡百氏之說切於理。自己之見得於心者。悉
疏于下。鍼灸之書。至是始畧備。古聖賢活人之意。至是